

# 大河之北

## 源流篇(上)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上接第九版)

### 复合工具吹响文明前哨

1974年6月,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阳原侯家窑村、许家窑村,当地的药材收购站开出高价收购一种名为“土龙骨”的药材。

龙骨,其实是古动物化石。这件事引起了正在阳原进行野外考古调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卫奇的注意,他开始到侯家窑村、许家窑村一带细致勘察。

1976年4月,卫奇在两村交界的人工扰土层中清理出两件早期智人顶骨化石碎片。

泥河湾第一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此处遗址被命名为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距今10万年—7万年)。

接着,1977年和197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三次正式发掘,获得古人类化石20余件,其中有顶骨、枕骨残片以及齿、颌骨等。

考古学家不会盯着某一个遗址孤立地思考,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被放到更广阔的地理和时间坐标下。

由此向东100公里,就是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地。

考古工作者将生活在距今70万年—20万年的北京猿人,和侯家窑—许家窑人的诸多参数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侯家窑—许家窑人的脑容量比北京猿人更大,而且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

泥河湾盆地被纳入追溯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视野中。

从石器加工技术看,侯家窑—许家窑人比北京猿人又进了一步。

2020年7月21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在众多小型石器中,侯家窑—许家窑遗址出土的几个“大块头”格外显眼——铅球大小、浑圆的石球。

靠近细看,石球加工得很匀称,球面上有很多击打修整时留下的石疤。

石球,如果只出土几个,倒不足为奇,可是当地总共发现了1079个。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做什么用?

石球是侯家窑—许家窑人最具特色的石器,直径在5—10厘米不等,最小的大约100克,最大的约1.5千克。

与石球一同出土的,还有300多匹野马的遗骨,总的动物骸骨则数以吨计,但没有一具完整的,全部被外力砸碎。

石球可能就是用于捕捉野马等野兽的武器。它们与木棒、绳索组合,变成棍棒投石、飞石索、流星索、绊马索等,可以集体远距离围猎。

很巧,石球在北京猿人遗址也出现过,但那里的石球加工十分粗糙,一件石球往往有一小半

►1982年夏,考古学家苏秉琦(前排左一)在蔚县三关遗址与考古工作者交流。

▼谢飞在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发掘现场工作。



保留了砾石面,明显不及这里的规整精致,应该算是后来石球的雏形。

从单一工具到复合工具,这是古人类工具制造史上一次重大进步。

组合成器的技术思想,为旧石器晚期泥河湾另一项技术飞跃——“细石器”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2020年7月9日,石家庄井陘王寨村旁,漳沱河岸边。

赵海龙为协助一家拍摄人类起源纪录片的摄制组取景,来到这里。

镜头前,他一边示范一边讲解,泥河湾古人类如何打制一件“高级”“精致”的石器——细石叶。

赵海龙从河边找来一块大石头做基石,左手把拳头大的石核摞在基石上,右手拿起另一块石头,看准石核边缘,快速劈下。

“当——”“当——”“当——”石与石打击发出的声响回荡在山间。

“每一次打击,速度、力量、打击点、角度都有技巧。”几下之后,赵海龙在剥落的小石片中,小心挑拣出一块,递给记者,“刃很锋利,小心划手。”

石器很小,长四五厘米,宽不到一厘米,薄薄一片,两侧两面锋利的刃鲜亮得反光,让人想起家用削皮器的刀片。

这,就是细石叶,属于细石器典型的一类,代表旧石器时代最先进的石器制造工艺。

把细石叶嵌入木头或骨头里,做成刮削器、雕刻器,这就是古人类的“刀”。

“别小看这把‘刀’,它可以轻松划开兽皮,甚至动物皮下组织中那层韧性很强的筋膜。”赵海龙说。

在泥河湾,旧石器晚期遗址油房、二道梁、籍箕滩、虎头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细石叶和切剥细石叶的“坯子”——楔形石核。

“距今3.5万年到1万年,泥河湾出现细石器,这是旧石器晚期的‘高精尖’技术,吹响了文明的前哨。”赵海龙说。



### “万花筒”般的文化

#### 祖先离我们并不遥远

距今1万年前后,古人类发现,石与石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击打,还可以摩擦。一念之间,人类开启了新石器时代。

2020年7月,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展厅中悬挂着一幅《河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图上用红色圆点清晰地标注了河北省内重要的新石器遗址。

与旧石器遗址主要集中在张家口阳原不同,河北境内的新石器遗址每个市都有分布。

如果你生活在石家庄,距离今天石家庄东站不到5公里,有距今6000—6500多年的南杨庄遗址;

如果你家住在唐山,路北区陡河西岸的大城山东坡上,有距今4500年的大城山遗址;

如果你在白洋淀一带长大,安新县城西1.5公里有留村遗址,距今近7000年;任丘呷叭庄村西北1.5公里,是呷叭庄遗址,距今4500年;容城县上坡村南50米台地上,有上坡遗址,距今约8000年。

……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河北人都能在自己家乡附近找到新石器遗址。

从地图上看,冀中南片区新石器遗址最密集的地方在邯郸。

“磁山遗址、洹沟遗址、龟台遗址、赵窑遗址、石北口遗址……”一位来自邯郸的参观者

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在他的家乡,新石器遗址如此之多。

其实,地图上只标注了邯郸最主要的14处遗址。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的数据,在邯郸,共发现了92处新石器遗址,其中武安最为密集,有51处。

地图上,它们大部分集中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的西部地区,如武安市、涉县、永年区、磁县、邯郸县、平山县、涑水县、曲阳县、容城县等地。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县市区,在地理区位上却有共同的特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翻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找到《河北省地势图》。

地图上,上述提到的县市区,绝大部分坐落在太行山东麓低山丘陵河谷以及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地带,遗址所处海拔高度绝大部分在50米以上。

河北另一个新石器遗址大市,是张家口,有新石器遗址160多处。

张家口不仅是旧石器的宝库,在新石器时期,同样适宜先民居住。而且每个县都有新石器遗址分布。

“整个河北,太行山前地带和张家口地区,是新石器时期先民居住、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张文瑞说。

与上述区域密密麻麻的遗址红点相比,沧州、衡水、廊坊、秦皇岛,新石器遗址较少。

这些地方在当时不适合人类居住吗?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那一带的新石器遗址因古黄河泛滥,泥沙堆积,被深埋在地下。不是没有,只是埋藏太深,还没能发现。”张文瑞解释。

邯郸磁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地表以下0.4米,就发现了新石器文化层,而沧州沧县陈圩遗址,是砖厂取土深挖6米以下的土层

中才发现的。这个深度,传统田野考古地表踏查很难达到。

所以,山前地带密集,近海平原稀疏,成为河北新石器遗址分布的鲜明格局。

新石器先民的“家”,除了依山,还傍水。

“水源是先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新石器遗址,都分布在河流沿岸,我们总能在遗址附近找到古河道或仍在流淌的河。”张文瑞说。

邯郸磁山遗址旁是南洺河,唐山大城山遗址在陡河西岸,保定徐水南庄头遗址在萍河与鸡爪河之间,石家庄正定南杨庄遗址北面就是漳沱河……

滦河、伊逊河、老哈河、壶流河、桑干河、洋河、永定河……每一条河边,也都有新石器遗址分布。

当我们站在一张新石器遗址地图前,就会发现,千年、万年前的故事,并非缥缈不可追,祖先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我们今天生活的地方,许多也曾是祖先们的家园;昔日哺育祖先的河流,许多今天依然在我们身边流淌。

#### 万年融汇的多元文化

2020年6月24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

一进门,可见一排排浅红色的陶罐,排满了三面墙。大的口径有30厘米,小的只有酒盅大小,所有罐子都是上下一般粗的直筒。

略显憨态的陶罐,考古上被称为直筒孟或直筒盆。它们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40多年前在邯郸武安磁山村一出土,就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这就是1972年磁山遗址的发现。这批陶器制作的技法原始、粗糙,器型样式少见、新鲜。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河北送去鉴定的几件陶器给出预判——这很可能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口。

几件“灰头土脸”的陶器,怎么就成了新石器考古的“突破口”?

“在磁山遗址发现之前,国内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是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约6500年,而最晚的旧石器遗址距今约1万年,两者之间,有几千年的文化断层无法衔接。”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原所长乔登云解释。

很快,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测定,磁山遗址距今7335±105年,加上树轮校正值,实际年代达8000年以上,时间跨度五六百年。

磁山遗址,正好落在这个“文化断层”里,打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向前求索的局面。

那么,河北新石器先民最早落脚在哪里?

在新石器早期(距今1万年—7500年),先民的足迹还只是零星几处:

北部,张家口,阳原县虎头梁村的于家沟里,人们在烧制陶器;

中部,保定,徐水区南庄头村东北,鸡爪河和萍河之间,人们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

南部,邯郸,武安市磁山村东1公里南洛河北岸的台地上,人们驯化的小米长势正好。

于家沟遗址(距今14000年—5000年)、南庄头遗址(距今10500年—9700年)、磁山遗址,这是河北早期新石器遗址的代表。

文明的星火,就这样在河北大地北、中、南陆续点燃。

到了新石器中期(距今7500年—5000年),遗址遍地开花,河北大地上热闹起来。

在冀中南,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遗址,是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保定曲阳阳谷台遗址、邯郸百家村遗址、石家庄正定南杨庄遗址,都是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河北代表。

而冀东、冀东北、冀西北的新石器中期遗址,与燕山以北遗址能找到共性。“考古发现,唐山、承德、张家口的新石器中期遗址,很多与内蒙古地区的遗址发展同步,年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张文瑞说。

唐山迁西西寨遗址、东寨遗址,有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特征。

承德围场北梁遗址、承德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唐山迁安新庄遗址等,出土器物带有内蒙古、辽宁红山文化的元素。特别是北梁遗址,曾发现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玉环和玉猪龙。



张家口蔚县三关遗址,更是出现了仰韶文化彩陶和红山文化彩陶共出的现象。

到了新石器晚期(距今5000年—4000年),河北境内新石器遗址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与周边省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更深入的文化交流。

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龙山文化,在邯郸、唐山、张家口均有分布,且多与山东、河南两地文化面貌相近。

“仅邯郸一市,就发现了龟台遗址、台口遗址等6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密度之大在黄河中下游罕见。”乔登云说。

“大部分省份新石器遗址文化面貌相对单一,没有哪个省份像河北这样复杂、多元。”曾参与蔚县三关遗址考古的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任亚珊说。

是什么,造就了河北复杂、多元的新石器文化?

#### “满天星斗”的河北样本

2020年10月19日下午,张家口蔚县蔚州博物馆。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各类藏品11000余件……普通游客可能想不到,一座县级博物馆这么大,而且藏品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多样。

这些文物能摆在这里,而没有沉睡地下,要感谢一位出生于河北高阳的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

1979年4月,23岁的任亚珊刚调入张家口文物保管所不久,他接到通知有几位吉林大学考古系师生要来蔚县,与河北省合作,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开展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考古合作持续了4年,成果丰硕。在此之前,张家口地区新石器遗址只发现了十几处。从1979年到1982年,考古队在蔚县调查面积数百平方公里,发掘面积数千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址、遗迹、遗物。

“遗址年代从春秋早期(距今2700年)到距今7500年,一下为冀西北先秦考古年代序列树起了一把标尺。”任亚珊说。

极力促成这次考古调查的,正是苏秉琦。这也成了蔚县在中国考古界大放异彩的开端。

在蔚州博物馆的展墙上,有一张拍摄于1982年的珍贵老照片。

“照片中坐着的是苏秉琦先生,站在后边的是我。”任亚珊指着照片说。照片拍摄于蔚县三关遗址的考古现场,当时,中国考古界一场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在此召开,核心议题,是从史前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区和北方文化区的古文化发展和相互关系。

苏秉琦观摩了三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以及蔚县罗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袋足器标本,最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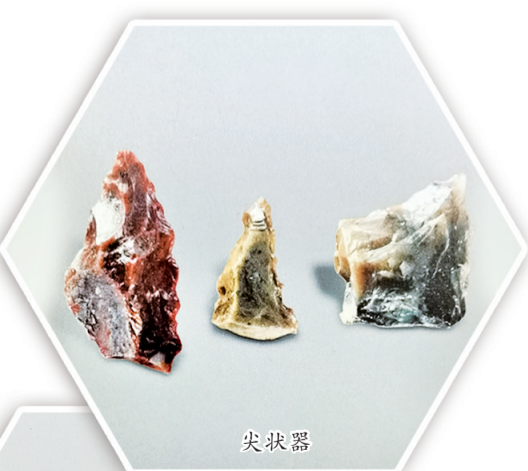
这就是后来张家口被称为文化交融“三岔口”的由来。

怎么是“三岔口”呢? 张家口东北方,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

西南方,山西、陕西一带,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夏商文化;

西方,内蒙古地区,是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

三个方向,三类文化,在蔚县“碰撞”。(下转第十一版)



尖状器



石锤



凹缺刮器

泥河湾板井子遗址出土石器。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2020年9月5日,泥河湾后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